

黃金陵二三事

□南京 謝文龍

1998年，我从南京到重庆上军校，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黃金陵同学，后来还分在了同一个宿舍。军校三年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、同窗情。

入学第一学期，上《中国革命史》。晚上熄灯号一响，黃金陵就开始给我们讲起故事。他说：“今天《中国革命史》老师课上讲的内容，我在××书上看过，我们老家江西兴国是全国百名将军县，我从小就听说过一些革命先烈们的故事……”有时候，查铺的队干走到我们宿舍外面，听到有人讲话，就敲着门说道：208，熄灯了，不要讲话了！等他们一走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快，你接着讲！”那个学期，他既带我们复习了功课，又帮我们扩展了很多相关知识，期末考试，我们宿舍同学这门成绩全班最高。

当年我们上的是大专班，英语四级考试没有硬性要求。学校发布考试通知时，黃金陵也报了名。从那以后，他天天捧着英语书背单词。几个月后，四级考试结束，他

顺利通过，拿到了等级证书。我们就问他怎么想起来要报名考试的，他说：“当年上学，家里农活多，又不知道学习重要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同学们都考上了地方大学，这脸往哪搁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咱也不能服输啊，现在上军校，就把一天时间当成两天用，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文化，保证不掉队！”

当时，我们学员队篮球水平高，经常在全校比赛中获奖。学员队成立了篮球队，鼓励大家参加。黃金陵去报名时，队长拒绝了他，说你这1米6多一点的身高就不要报名了。他一听就来了火，决定自己练！他是从野战部队考过来的，军事成绩门门过硬，但在篮球面前却是个“小白”。每天晚自习下课回来，他就在学员队门口操场上拍起了篮球。胯下运球、带球过人、三步上篮……他练得有板有眼，渐渐掌握了技巧，投篮命中率也高了许多，颇似一个专业的篮球队员。

一天放晚自习回来，黃金陵像

往常一样练起了篮球，没过多久，突然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。我们赶到操场时，只见他双手紧紧地抱着右小腿，眼睛闭着，牙齿紧咬着，疼得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落。到了医院检查发现，原来是半月板破碎。紧急做完手术，在医院休养了一周。我们宿舍同学轮流在医院陪护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他动情地说：“要不是这次受伤住院，很难感受到战友之间的这份互助之情，让大家辛苦了！”

毕业7年后，我到黃金陵所在的城市出差，见到了他幸福的一家三口。几杯酒下肚，我问他是怎么娶到贤惠又漂亮的夫人的，他腼腆地说：“兄弟，我长啥样你是知道的，皮肤黑、皱纹多，看上去比同学们都老，凭咱这长相，相亲那绝对是‘见光死’。你还记得咱们毕业前流行网络聊天交友吗，我就是那时候在网上认识妻子的。咱们是革命军人，有困难就要自己想办法，绝不给组织添麻烦……”说得我和他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我这里的冬天

□南京 王霞

11月末的一点急雪，给秋天来了一个干脆的结束。这样利索地跨入冬天，在南京并不多见。

在南京，小雪、大雪时节，甚至进了腊月里，甚至于整个冬天，都还时不时地下些细雨。临窗望去，那些叶未落尽的水杉，黄了叶儿的银杏，是不多的，多的是那些不落叶的香樟啊、木樨啊、冬青啊，在湿润的空气中，静默着，微微摇晃着。依旧绿得浓郁的身躯，似乎和初春时一样，有些生机在萌生。行人的衣着色彩，无声地穿行其中，宛若行走的花丛。把目光放远些，那些山上，树木也看不出凋敝，依旧的浓绿，只是厚重了些。

我这里的冬天，树依旧绿，山依旧青，只是少了一份花开花落的热闹。

南京的冬天，说起来温度不算低。可是并不是不冷，而是湿冷湿冷的。可是这么冷，人们还是喜欢穿得俏丽些。

除了那几天寒潮突然来临的日

子，人们翻出厚重的棉服裹着。很多个阳光灿烂的时候，人们还是喜欢轻薄些的服装。特别是爱美的女孩子，虽然怕冷，可是棉服下还有俏丽的小裙子，长长的双腿裹在秀气的皮靴里。那长长短短的围巾在项间点缀着，随着步姿轻快地摇曳。

我这里的冬天，就像江南小女子，外表温婉，内心却藏着小小的寂寞。

南方没有集中供暖，湿冷的天气，房间里比室外还要多几分寒意。现在有空调，还有电油汀，有的人家还装上了燃气暖气。可是在过去，就是这样挺着，连煤炉都没有的。白天响晴的时候，老人们会端着小凳子，到避风的屋檐下，依着墙根晒着太阳聊天，手里多半有着一些炒瓜子、炸炒米这样的小吃，顺带着也哄着自己没有上学的孙子孙女。暖融融的阳光，像猫咪绒绒的皮毛在脸上身上拂过。脚下，砖缝里枯黄的草中也常见嫩嫩的草芽萌生。于是，就觉得是春

天般，起码没有遥远的感觉。可是，在这样的冬天里，太阳一落山，寒冷瞬间就把阳光带来的暖意吞噬了。下班的人们，回到冷呵呵的屋子里，如果吃炒菜，第二个菜没出锅，第一个已经凉了。人们喜欢吃热砂锅。一人一个小沙钵，粉条丸子皮肚，再放些青菜，炖得热气腾腾的。餐桌上，一人一钵。砂锅保温好，轻易不凉。鲜香暖腹不说，光只那缭绕蒸腾的热气，晕染了暖黄的灯光，就让人觉得温暖。

夜晚的室内很冷，当空调停歇除霜的间歇，寒气就从厚厚的家居服渗透进来。祛除夜寒的还有个好东西，就是水焐子。老辈子喜欢纯铜的那种都成了古董，现在人都喜欢用电热毯，配合着空调，夜晚的梦也是甜暖的。

我这里的冬天，就这样迷蒙蒙的，和没走远的秋以及姗姗将来的春，掺杂着，交织着，从人们匆匆的脚步旁偷偷地溜过。唯有心存爱念，你才能触摸到她的心跳。

狗二爹

□宿迁 卢耀东

或许缘于二爹属狗，且他的辈分在村里最长，人们都爱叫他“狗二爹”。

狗二爹瘦高个，脸上额骨凸起，老人斑块一块挨着一块。他背微驼，常常拄着拐杖。但他不咳不喘，讲话干净利索，显得很精神。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狗二爹，因为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。乘凉的夏夜，是狗二爹大显身手的绝佳时光。晚饭后，人们拖一条柴席，东倒西歪地躺在打麦场上，专等二爹来。狗二爹喜欢歪靠在睡椅上，爱听故事的后生便争先恐后为他搬椅子。可他往往摆谱，掐上满满的烟叶，点着后深吸一口，眯缝上眼睛，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起来。这可把大伙急坏了，又不能奈何他。有人急中生智，故意激他，把想听的故事讲错，还说是狗二爹讲过的。他耐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是这样的。”

狗二爹所讲的大多是旧小说上的，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说岳全传》等。狗二爹语调高低起伏，或似高山流水，或似大河奔流，兴奋起来，他以拐杖击地，烟锅敲椅，对月高歌。大伙屏声敛息，唯有狗二爹的声音响彻夜空。狗二爹还挺会吊人“胃口”，每到紧要处，便来了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留明晚再讲。”任你再三央求，他也缄口不言。

在那饥饿的年代，狗二爹是人们的精神支柱。每当肚子“咕咕”叫而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大伙便说：“走，听狗二爹讲故事去！”难以想象，如果没有狗二爹，村里人该如何度过那些苦日子！

改革开放后，大家都忙着致富，已没有闲暇去做狗二爹的听众了。

前段时间，我重回故里，发现村口添了个书屋，书屋里围了很多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屋主竟是狗二爹。只见他红光满面、神采奕奕，好似返老还童了。我走进屋里一看，嘿，书的品种还真不少哩。狗二爹的书屋里除了诸多报刊杂志外，还有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。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茅盾的《子夜》，甚至钱钟书的《围城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都能在书摊上找到。

原来，狗二爹在经历一番寂寞后，自费办了这个书屋，村里人一有空就往他的书屋跑。据说，前不久狗二爹还到电视上风光了一回。原因是村里建文化活动中心，狗二爹积极支持，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一万块钱全捐了出来，地方电视台采访了他。嘿，你瞧这狗二爹。

大雪将至

□南京 宗萍

大雪，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，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。

“大雪”未必真下雪，我国古代文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。大者，盛也，至此而雪盛也……”其意为时至大雪节气，天气越来越冷，雨雪渐渐增多，降雪的概率和频率都要比小雪节气时大得多。进入这个节气，我国南方城市或许还未降雪，但在北方则早已是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了。

时至大雪，阳气潜藏至深，仲冬拉开帷幕。其时物候有三：一候，鹖鴠不鸣。意为这个节气天寒地冻，飞禽走兽无踪，连寒号鸟也停止了呼叫声；二候，虎始交。古人认为，此时虽为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期，但盛极而衰，阳气悄然萌动，老虎开始发情求偶；三候，荔挺出。大地冰封之下，一种叫荔挺的兰草，也感受到阳气的萌动，而抽出了新芽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，通过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宇宙的观察和思考，已经蕴含了朴素的哲学思想和阴阳相生的养生智慧。

《黄帝内经》对冬季养生作了明确阐述：“冬三月，此为闭藏，水冰地坼，无扰乎阳，早卧晚起，必待日光。使志若伏若匿，若有私意，若已有得。驱寒救温，无泻皮肤，使气亟夺，此冬气之应，养藏之道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冬三月”，分别指孟冬、仲冬、季冬，也就是农历的10、11、12三个月。从大雪节气到冬至的半个月间，天地间阴气至盛、阳气深藏，也恰好是冬令

河灰豆腐

□南京 刘灭资

老家岳西，地处大别山区。治下店前、白帽两镇语音相近、民风相同，文化丰厚，特色小吃种类繁多。豆粑、猪灌肠、河灰豆腐最为人称道。

河灰豆腐，米粉豆腐的一种。以大米为原料，辅以洁净水制成。先将鲜米浸泡，再将湿米碾成浆，加入温水锅中，掺入河灰（一种熟石灰），均匀搅拌并加热，至完全成凝乳状。冷却成型后，切块。

近时回老家针灸，朋友闻之，争相延请，几乎吃遍县城诸家酒店。问及河灰豆腐，得到的答复惊人一样：不知道。开心之余，总觉有一丝遗憾。然而，我心有不甘。

大路不走走小路，离开县城到乡间，我开启店前之行。司机是自家人，车子开得溜，下高速，上省道。不一会儿，就到了村口。但见翠峰入云、河水萦带、白墙红瓦、人烟阜盛。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山水，我感慨万千，思绪纷飞，不禁想起第一次吃河灰豆腐的情形。

三十多年前，新婚燕尔，我陪妻子住在乡间农家。农家四围皆山，黛瓦泥墙。农家的主人是岳母，勤劳勇敢，聪明能干，对我这个女婿倍加关爱。岳母精通当地的各种菜肴，总

是能变着法让我们努力加餐饭。

她做的豆粑、糍粑可以说是当地的最高水准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的河灰豆腐，方方正正，望之温润如田黄。

切下几片放在锅里，放点水，放点盐，放点葱，煮开后，放点油，盛入碗，夹进口，鲜、香、软、醇。

车子直接开到家门口。门内一老人已候多时。妻子赶忙上前搀扶，一声“姨妈”后，便泪眼蒙眬。

姨妈今年一百岁，我们提前拜寿。

在外婆家中，姨妈排行第二。岳母是长女，积劳成疾，去世多年。姨妈命如南山石，四体康且直。

妻悲喜交集，情几难自禁。姨妈家喜事连连，孙女晋升，新居落成。中餐

一大桌，全是好吃的。席间，说到河灰豆腐，侄女芳群接话：这个不好。

早也盼，晚也盼。电话声响，箭

已离弦。二到姨妈家，直入厨房，芳群正忙。但见盆中物棱角分明，

端方四正，案板上阵列整齐，神采飞扬，整装待发。锅中，油正沸；灶

间，火正旺。

扁舟一叶（一位朋友）闻之，欣

然相往；至，击瓮叩缶，即席作歌。

歌曰：手中有粮兮，心中不慌。

美食兮果腹，行者无疆。

青石街
912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